

中国第一部
殡仪馆
驱鬼手记

目击者

LI FEI
BANGYIGUAN
GHEVIAI 332

李非凡 著

火场遇刺案
竟然出现一张笑脸

殡仪馆 之诡异事件

殡仪馆惊悚灵异
真去冥冥的女人
火葬时突然复活

2

它们究竟是何方神圣？
如何才能摆脱这可怕的一切？

深入骨髓、
肝胆催裂、胆寒尖叫

天涯蓬蓬鬼话
最给力的惊悚热帖

求无欲 / 莲蓬
庄秦 / 顾非鱼

斗胆推荐

目睹殡仪馆之诡异事件②

李非凡，湖南人，生于一九八零年代，对一切诡异事物有着无法抵御的强烈兴趣，所创惊悚长篇《目睹殡仪馆之诡异事件》在天涯莲蓬鬼话一经连载，便引起热烈反响，红遍整个网络！



精英天榜
COMBAT

目睹殡仪馆 之诡异事件

MUDU
BINYIGUANZHI
GUIYISHIJIAN

李非凡 著

2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目睹殡仪馆之诡异事件. 2 / 李非凡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
2011.8

ISBN 978-7-5404-5005-2

I. ①目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 111068 号

上架建议：文学·悬疑推理

目睹殡仪馆之诡异事件 2

作 者：李非凡
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：蔡明菲

策划编辑：柳 易

版式设计：崔振江

封面设计：付 莉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（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）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 数：250 千字

印 张：20

版 次：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5005-2

定 价：26.00 元

（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）

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01 神秘古棺/001 | 12 验妆师的恐怖经历/076 |
| 02 诡异消失的纸钱/009 | 13 再遇小鬼/080 |
| 03 鬼打墙，时空错乱/013 | 14 怨魂报复/088 |
| 04 王师傅的鬼打墙经历/023 | 15 冥婚/090 |
| 05 张阿八老婆中邪/029 | 16 水猴子奇闻/095 |
| 06 夜探殡仪馆/033 | 17 野鬼搭车/109 |
| 07 婴灵作祟/046 | 18 鬼推车/111 |
| 08 供死人的阴庙/056 | 19 殡仪馆自杀的女人/119 |
| 09 奇香寻尸/060 | |
| 10 火锅里的死婴/066 | |
| 11 和亡魂喝酒的老耿/073 | |





- 20 开往冥界的车/124
- 21 诡异血手印/133
- 22 血手印异闻/140
- 23 血鬼/146
- 24 小岭夜拉尸/175
- 25 车上有鬼/186
- 26 猛子的死因/194
- 27 狗见鬼/196
- 28 厕所闹鬼/204
- 29 灵魂附身/210
- 30 猴子有点不正常/215
- 31 弄巧成拙的辟邪剪/220
- 32 讨钱阴魂/231
- 33 值班室有点不正常/243
- 34 死去活来/249
- 35 夜上坟山的女人/258
- 36 招魂/266
- 37 鬼井/281
- 38 大嘴中阴/286
- 39 坟地风水/291
- 40 诈尸/295
- 41 不可思议的经历/300

 01 神秘古棺

这天本来一早就要出发的，临走前，大嘴说车出了点问题要修，结果这一修，就到了中午，吃完饭，已经一点多了，所幸这趟业务跑得不远，满打满算，来回五小时应该够了。

这趟业务是个小孩，姓曾。听大嘴说，好像十六岁不到吧，家住临县，是个小混混，不上学了，到处瞎混，所谓人小志气壮，赤脚闯四方，闯来闯去，闯到我们镇上，结识了一帮“志同道合”的小流氓，以不务正业为己任，到处惹是生非，经常揍揍人，也经常被人揍。死因嘛，简单，半夜飙摩托，胆大技不精，摔死了。估计他家人对这小孩早已死心，知道他出车祸死了，连人都不来，说拉回去就行了。

我是第一次去临县，路程不算远，路面也不错，就是弯多且急，一会上坡一会下坡的，路又窄，车子很难跑得快。下午三点多，到了临县，我觉得身子直发飘，趁大嘴移交业务时，赶紧下车活动活动四肢，顺便瞅瞅新鲜，猴子这个粪缸，被屎憋得急，到处找厕所。

返程时，猴子手痒，说要开车，大嘴求之不得，二话不说把位置让了给他，

猴子乐颠颠地坐到方向盘前，高歌疾驰。

我坐在副驾上，心惊胆战，骂道：“猴子，这种路，你他妈的慢点开不行吗？”

猴子得意扬扬，反问我：“兄弟的技术你还不了解吗？”

我骂：“他妈的我就是太了解了。”

猴子摇头晃脑：“啧啧，看来你对我还是很缺乏了解滴。”

我伸手要去揍他，转念一想这小子在开车，安全第一，忍忍作罢。天色越来越暗，我看了看时间，才四点多一点，透过挡风玻璃，只见四周一片昏蒙，前方天空黑云密布，夹杂着闪电，以极快的速度翻涌而来。不一会儿，狂风大作，枯叶混杂着沙粒噼里啪啦地拍打在挡风玻璃上，随着几道耀眼的闪电，炸雷骤起，大雨随之倾盆而下，霎时间电闪雷鸣，车外一片混沌，天昏地暗。

“我靠，这都十一月了，怎么还下这样的暴雨？”猴子咕嘟着，打开车灯和雨刷。车速终于慢下来，我舒了口气。

大嘴舒服地斜躺在后排，说：“现在的天气，越来越让人搞不懂了。”

猴子笑了两声，突然想到什么，对我们说：“哎，我听过一件事，不晓得你们听过没？”

我没好气：“有话说，有屁放。”

猴子开着车，目不斜视地给我们讲起了故事：“记不清这事是谁说的了，讲泥板村（我们镇附近的一个村庄）有个老太婆，六十好几了，不在家好好待着和八婆们说是非，却跑到菜地里干活。那天天气很好，艳阳高照，这老太婆干着活，挥汗如雨呀，虽然累，但劳动人民淳朴啊，没怨天没骂地的，可不知怎的，是老天爷嫌她长得太丑还是怎么的，突然一个旱雷劈了下来，只听啪啦一声巨响……”猴子口才就是好，故事讲得绘声绘色，在关键时刻，还要卖关子，可惜我太了解他了，偏不问，只随口说了句：“老太婆被雷劈死了。”

“NO！NO！NO！”猴子大摇其头，说，“没劈到，就劈到她面前，把这

老太婆吓了一跳，尿吓没吓出来我就不晓得了，反正被吓得够戗，还没等她回过神，又是啪啦一声巨响……”

大嘴赶紧说：“老太婆被劈死了。”

“NO！NO！NO！”猴子再次大摇其头，说，“又没劈到，还是劈在她面前，老太婆傻了，仍旧原地不动，这时，只听……”

这回没等猴子说下去，我接口道：“啪啦一声巨响，这老太婆还是没被劈到，还是直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”

大嘴在后排听得呵呵笑，说：“这老太婆有金刚护体是吧？”

猴子笑笑说：“错，你们又错了，这回老太婆虽然还是没被劈到，但她不愣了，知道老天爷看她不爽，于是扛起锄头就往家跑，结果才跑进家门，人还在院子里呢，只听啪啦一声巨响，老太婆……”

猴子顿了顿，我和大嘴没做声，他咂巴咂巴嘴，巴出两个字：“死了。”听他说完，我面无表情，大嘴也不见任何反应，猴子感觉很失败，不甘心地问我们：“你们说邪不邪？”

我不屑：“你就扯吧。”

猴子有点急：“我怎么扯了，的确是真事。”

我慢悠悠地说：“这事就发生在我们镇附近，我和大嘴都没听说过也就算了，这老太婆被雷劈了几回没劈死，然后跑回家，结果在自家院子里被劈死了，这老太婆既然死了，那这事谁还能知道得这么详细，难不成老太婆托梦给你了？”

猴子说：“哎，你傻呀，当时地里又不止她一个人，还有其他在自家菜地里干活的村民啊，你又不是没下过乡，他们的菜地都挨得近，这事，就是看到的那些村民说的。”

我笑了两声，没说话，猴子急了，赌咒发誓地说：“真的，我没……”他话没说完，一道骇人的闪电倏地在我们眼前划过，几乎在同时，只听啪啦一声巨

响，震耳欲聋。刹那间我觉得全身似有电流穿过，从头到脚，前后不超过一秒，再听到一声急刹，车停了。

大嘴先叫起来：“我操，我们是不是被雷劈了?!”

我惊骇不已，说：“我刚才觉得好像被电麻了一样。”那两人急着说也有同样的感觉。

猴子仰起头，乱看了一通，说：“好像没什么啊。”

大嘴骂他：“我操，就你他妈的乱讲话，劈什么老太婆，差点劈死我们!”

猴子冤枉死了，苦着脸说：“我讲的那事的确是真的。”

我点起支烟，吸了一口，说：“好了，赶紧走吧。”

猴子“嗯”了声，车子才发动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车子似乎晃了晃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只见前方七八米处的山体像突然融化了似的瘫软下来，霎时间，泥石流、石块混杂着乱七八糟的灌木杂草，瀑布般奔流在公路上，一直滑到公路另一侧。路边几棵大树如稻草般被折断，泥石流势头不减，顺着坡道继续往下滑。

整个过程持续了有一两分钟，等坍塌停止，公路已经被塌下的山体堵得严严实实，放眼看去，面目全非。

三人愣了好几分钟，才回过神，猴子一字一句地骂：“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了?”

大嘴说：“泥石流。”

“我知道是泥石流。”猴子看着前方，心有余悸地说，“好险。”

确实好险，若不是刚才那个炸雷，没准我们就被埋了，难不成冥冥中有神仙保佑我们?

“哎!”猴子突然叫起来，指着前方某处说，“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那个地方，有个东西。”

隔着挡风玻璃，我顺着猴子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看见一个箱子模样的东西竖在一堆乱石后面，大嘴凑着身子，看了会儿说：“好像是棺材啊。”

猴子好奇心上来了：“走，看看去！”不等我和大嘴答应，他已推开车门，跳下去了，我和大嘴跟着下了车。

雨小多了，淅淅沥沥，地面一片狼藉。我踮着脚，小心翼翼地跟在猴子身后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好不容易走到那堆乱石跟前，仔细一看，大嘴说得没错，的确是口棺材。

那棺材看上去颇有年头了，大概半米宽，棺底朝前，竖插在一堆乱石后，大半截被埋住了，露出约莫三分之一的样子，露出的部分，依稀可见有橘黄色的涂漆。大嘴在这方面比我们见多识广，见到这口棺材，有些纳闷地说：“奇怪，这棺材怎么刷的是黄色的漆啊？”

“这棺材好结实啊，这样都没烂，铁做的吗？”猴子自言自语，绕到旁边打量，有了新发现，“咦，这旁边好像还有花纹啊！”

闻言，我和大嘴赶紧过去看，果然，在棺身侧边，刻着类似于符号样的奇怪花纹。

“这刻的是什么哦，是字还是……”猴子想凑近细看，踏上一块碎石，没站稳，差点儿滑一跤。

“你他妈小心点！”大嘴骂着，拽开猴子，小心翼翼地爬上乱石，对着那口棺材，看得十分入神。

“喂，看出什么名堂来了没？”猴子问他。

“我觉得吧……”大嘴应着，想从乱石上下来，退了两步，觉得麻烦，干脆一下蹦了下来。这头猪一百七十多斤啊，从一米来高的地方跳下来，双脚落地后，啪的一声稀泥四溅，弄得我和猴子满身都是，狼狈不堪。

“靠，大嘴你爷爷的……”我和猴子破口大骂。

大嘴嘿嘿傻笑，我和猴子越是气急败坏，他笑得越开心。这种把自身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上的心理既变态又可恶，见我和猴子有反击的意思，大嘴急忙岔开话题：“我觉得吧，这口棺材，是古代的。”

猴子一听来了劲：“我也这样觉得，想不到啊，这破地方居然还有古墓，居然被塌方给塌出来了，没准不止这一个啊。哎，你们说，这里头，会不会有什么宝贝啊？”

我说：“这说不准。”

猴子挠挠脑袋，邪念顿起，对我和大嘴说：“要不找家伙来，把这棺材撬开来看看。”

我反对：“靠，你这叫盗窃文物知道不？”

没等猴子开口，大嘴瓮声瓮气地补了一句：“要坐牢，要枪毙滴。”

猴子故作惊恐：“靠，这么严重！”

我和大嘴笑，猴子想了想，侥幸地说：“趁现在还没人来，要不我们还是弄开来看看，反正没人知道。”

大嘴说：“万一正弄着，就来人了呢？”他话音刚落，身后突然传来几声喇叭响，扭头一看，一辆普桑正停在我们车旁边，一个中年男人从窗口探出脑袋：“师傅，怎么啦？”

我笑：“说什么来什么。”

猴子骂了句什么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看不到吗？塌方了！”

“哦，那过得去不？”那人问。

猴子说：“过不去了，全都堵死了，人都爬不过去，别说车了。”

“唉，这破天。”那人牢骚着，缩回脖子，倒车掉头，走了。

猴子乐了：“哈，滚了！赶紧的，操家伙去，搞开来看下吧。”说着，这家伙兔子似的往车上蹿。我和大嘴面面相觑，慢慢往回走，大嘴挤出一句：“猴子

这小子，想发财想疯了。”

没等我和大嘴走近，猴子攥着两把起子和一把榔头从车里蹦出来，兴高采烈地招呼我和大嘴：“回来干吗，走哇！”

大嘴看了眼他手中的家伙，鄙夷地说：“就这些屁东西你还想盗墓？”

猴子扬扬手里的榔头，纠正大嘴道：“不是盗墓，是开棺，我……”猴子后面的话，被一声震耳巨响盖过，我没能听清他说的什么，只看到他的嘴巴在一张一翕。

坡体再次坍塌，就在刚才坍塌的地方，又一堆稀泥石块翻滚下来，那个被猴子觊觎万分的古棺，被彻底掩埋了。

“我靠！”目瞪口呆之后，猴子露出悲愤万分的表情，恨不能冲上去用手把那棺材刨出来。

我却是庆幸万分，大嘴和我心有戚戚。回去的路上，大嘴心有余悸地感慨，今天真是菩萨保佑，两次踩到鬼门关边，想想就后怕。

我笑着打趣他：“泥石流奈何不了你，你不记得以前有一回，也是泥石流，要不是那只神猫，你小子就被埋了。”

大嘴点了支烟，摇摇头叹口气：“唉，这年头，他妈的天灾人祸怎么就这么多？”

我没做声，扭头看窗外，不远处立着个警示牌，上书“严禁非法砍伐”，我叹了口气，内心五味杂陈。猴子发财未遂，车也不开了，半死不活地躺在后排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这小子正瞪着两眼发呆，也不知脑子里又在琢磨什么。

因为绕路，多跑了一百多公里，回到镇上，三人疲惫不堪，随便吃了晚饭，就各自回去睡觉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在一份地级报纸上看到这起泥石流的报道，图文并茂，用了几乎大半个版面，从头读到尾，洋洋洒洒一大堆，得到以下信息：

一、泥石流好凶险，万幸未造成人员伤亡；二、有关部门反应迅速，奋战通宵，道路终畅通。

却没看到任何诸如古棺或古墓之类的字眼，我跑到窗口远眺了一分钟，养好眼神，又回来仔仔细细地重复看了一遍，仍旧没看到我想看到的。难不成他们根本没发现这口棺材？这不可能，这么大个东西，怎么会看不到？除非都是瞎子。又或者，报道泥石流的记者没等到古棺被发现就走了，因此错过？这也不可能，因为报纸上明明刊出了道路被清理后的照片。再或者，这棺材根本是个普通棺材，而非我们所认为的古棺，压根没有报道的价值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：就是发现了，却要保密。可为什么要保密，难不成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

想到这，我不禁好奇难耐，胡思乱想了会儿，忽然记起我有个老同学在这家报刊工作，很久没联系了，不知还在不在。我试着打了个电话过去，居然让我找到了他。

结果让我很失望，他说当时他就现场，压根没发现什么棺材之类的东西，笑着问我怎么突然对这些东西感起兴趣，我搪塞了几句，挂了电话。

下班后，我找到大嘴和猴子，把我的发现告诉他们。猴子愤愤然：“靠，他们肯定发现了，然后私吞，里面肯定有不少宝贝，搞不好还发现了古墓。”

我不禁失笑：“你想太多了，不可能。”

猴子瞪着眼睛：“怎么不可能？当然了，还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在我们离开后，被其他人发现抬走了。”这自然更不可能，因为据我了解，在我们走后不到半小时，相关部门的人就赶来了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要把这口棺材挖出并扛走，除非开着挖掘机来。

我懒得理他，大嘴递给我一支烟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我觉得吧，有鬼。”

猴子用力一挥手，说：“哪来这么多鬼啊神的，就是他们私吞了。”猴子满

脸愤慨，俨然一副被人刨了祖坟的模样，我和大嘴叹了口气，这小子，实在无可救药。

此后几天，我一直在关注报纸及电视新闻，可一无所获。偌大一口棺材，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难不成它会遁地？实在叫人匪夷所思。

02 诡异消失的纸钱

殡仪馆最近遭了贼。殡仪馆里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除了那两台老旧的冷藏柜还能卖几个钱外，其他的，白送都没人要，就连何破烂也不要。（注：何破烂，姓何，名不详，本镇著名破烂王，专营破烂，白手起家，在破烂堆里摸爬滚打了若干年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终于在我们这块弹丸之地成就了一番破烂伟业，小镇上的破烂收购，基本被他垄断。他发迹后，大家又开始羡慕而嫉妒地叫他：何百万。）

殡仪馆里丢的东西，并不值钱，当然这是对活人而言，对死人，就该另当别论，因为殡仪馆里丢的，是些元宝蜡烛之类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归大嘴管，平时码成一堆，放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，要说少了几串元宝几根蜡烛，没人发现就得了，偏偏那天凑巧……

那天下午大嘴是最后离开殡仪馆的。中午局里的赵副局长来电话，说明天是他老爹的祭日，要来拜祭，让大嘴备些东西，他明天要用。大嘴临走前，拿塑料袋装了些元宝纸钱黄香爆竹之类的东西，就放在那堆祭品上面。做完这些，大嘴锁好门，走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领导一家来到殡仪馆，在张阿八的办公室里扯了几句闲话，

要上山了。大嘴赶紧屁颠颠地跑去拿昨天备好的祭品，刚跑进放祭品的那个办公室，大嘴就愣了：昨天那包备好的祭品，居然不翼而飞。

哪去了？昨天明明就放在这堆东西上面。大嘴嘀咕着，在办公室里找了一圈，没找着。屋外张阿八已经在鬼叫：“小武，在搞什么哪，快一点！”

“来了来了。”大嘴应着，赶紧又拿了个塑料袋，胡乱装了些祭品，小跑出门，张阿八陪着领导一家，已在院子里等着了。

张阿八看见大嘴，立刻迎过去，一把夺过大嘴手里的塑料袋，瞪了大嘴一眼，转过头一副灿烂的笑脸，把祭品递给领导夫人。大嘴早已习惯张阿八这套，连张家坟也懒得刨了，切了声，表达他的不屑。

“小武，你怎么回事，不是让你昨天就备好的吗？磨蹭这么久，赵局老婆都有点不高兴了。”领导一家上山后，张阿八逮着大嘴一通质问。

大嘴正要说是东西丢了，想想不能这么说，反过来问张阿八：“张所，昨天下班以后，你来单位没有？”

张阿八没料到大嘴会这么答非所问，愣了下，说：“我来单位？大晚上的我来单位见鬼呀？哎，我说小武，你你你，你没事吧，啊？”张阿八见大嘴一脸古怪，丝毫不见平时和他对着干的那股劲，很不习惯。

大嘴若有所思地摇摇头，没说话，转身往办公室去了。张阿八云里雾里，目送大嘴走进办公室，半天憋出一句：“这小子中邪了吧。”

大嘴回到办公室，仔仔细细找了一圈，结果一无所获，那包祭品，的确没了。昨天大嘴最后走，今天大嘴最早来，办公室的门昨天是他锁今天是他开，因此可以肯定门是锁好的，而办公室的钥匙，除他外，只有张阿八和老猪有，张阿八是不可能来拿了，至于老猪，那更不可能，老猪昨天上午才去的外地，给殡仪馆采购新的冷藏柜。

那就是遭贼了？可门是好好的，门锁也没有异样，窗户是关着的，里面的

插销还插着，玻璃根本完好无损。就算这贼神通广大，开锁无痕，也没有理由拣这些玩意偷吧，就算这贼有此怪癖，可这一大堆呢，为什么不全偷走或多偷一些，偏偏只拿走那一包呢？

难不成不是人？

“据我分析，拿走这包东西的，呃——东西，肯定不是人。”在听完大嘴的叙述后，猴子肯定地得出这个结论。

大嘴摸着下巴，点着头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会不会是被老鼠叼走啦？”郭薇觉得有这个可能性。

我点点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嗯，还是只会遁地术的神鼠。”

大嘴瓮声瓮气地来了一句：“蓝皮鼠。”

猴子故作惊诧，叫起来：“这么说它还有个共犯？”

我顺着演：“哪个？”

“大脸猫哇！”

我们大笑，郭薇白了我一眼，问：“你们就这么肯定不是老鼠？”

我告诉她：“那间办公室我们太熟了，整间屋子，根本没有老鼠洞，窗户又是关着的，老鼠进不来。”

郭薇打断我：“那门呢，门总该有缝的吧？”

我说：“门下面倒是有一条缝，可那条缝，除非那老鼠把自己拍扁了，才可能进得来。你想就这么一道缝，一只老鼠，怎么可能钻得进来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那老鼠会缩骨神功，钻进来了，这么大包东西，又怎么能拖出去？”

大嘴插嘴说：“没错，再说如果真是老鼠，它总会乱咬乱啃，但办公室里干干净净的。”

“哎！”猴子突然拍了下大腿，说，“你说那个赵局来的时候，你们几个在张阿八的办公室里聊了一会儿，是不是在那一会儿，有人进办公室把那包东西拿